史志琼崖

香便文《岭南纪行》写下黎区古道与深山黎茶

1882年，他徒步海南腹地

■ 何以端

《琼崖文库》又一重要史料整理问世——海南大学辛世彪教授译注的美国传教士香便文（B.C.Henry，1850—1901）《岭南纪行——华南及海南腹地闻见记》，最近出版。

该书记载大量关于19世纪岭南自然、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的第一手资料，文笔优美，1886年在伦敦刚出版就引起轰动，《自然》（Nature）、《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简称PRGSL）等权威学术刊物竞相介绍，颇受英语世界好评。



《岭南纪行》原著中的一张黎村生活速写图。 辛世彪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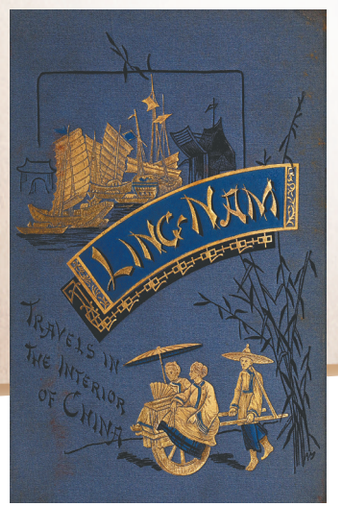
原著尘封已久
十年一剑 今日示君

香便文1873年来华，在广东传道授业二十八载，精通粤语，深谙风土，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尊重中华文明。他曾说：“相比中国经历的那些漫长历史，欧美大国只是一天的婴儿。”他在这片土地上倾注了半生心血，事迹之一是与哈巴安德（A.P.Happer）等参与倡办了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

这本书分为《广东纪行》和《海南纪行》两部分（尽管海南当时属于广东），《海南纪行》此前曾出版单行本，已颇有影响；而《广东纪行》包含的史料更多，令人不忍释卷。

译者经过10年辛劳，在原版整整140年后，让这部长期尘封的著作终于以诞生地的语言面世。除了译文“信雅达”之外，长达84页的前言和全书1300条脚注，联系今古，旁征博引，更见功力。

译者长期致力于搜罗中外交流史，尤其是西方人士来华史料。他称传教士研华材料非常丰富，但已翻译出版的不多。因此，《岭南纪行》译本将接近两百幅不同西方人士拍摄或绘制的清末民国广东、海南珍贵老图片作为附录，大多数图片与原著内容有对应关系。此举对原书是可贵的补充，其中不少图片国内罕见，成为另一份宝藏。



《岭南纪行》原书封面。 辛世彪供图

一个半世纪前的广东
香便文视角独特

香便文的游历是在一个半世纪前，其视野与关切超前于华夏一般士大夫，记述的一些细节令人大开眼界。

譬如，岭南官场首脑新年在广州万寿宫“皇帝牌位前朝贺”大典：“时值冬季，官员通常穿华贵的紫貂皮。人人都有侍从，为其携带可坐的软垫及一箱平民衣服，若突遭革职，可马上换上常服。”

这个描述，估计任何地方志都不会有，令人震惊。谁都有可能“突遭革职”。圣旨一到，伏地三叩谢恩，心胆俱裂之际官服马上被无情剥脱，箱子那套粗布衣能为他御寒，并保存最后的体面。

香便文考察广东，遍及广州城内外而及珠三角，又沿绥江、北江、连江深入粤北瑶区，加以西江、东江，各名山古寺，各州县城，所述美景让人过目难忘，风俗记载鲜活亮眼。广州城内，从热闹纷纭的城隍庙、苍凉萧索的光孝寺到惨无人道的县衙监狱、巧夺天工的濠畔街工艺品，笔触随着行踪变换，场景应有尽有。

出了城，视野更宽，从珠三角蚕桑业、新会葵扇业，到广宁竹产业、政府垄断食盐经营导致湘粤间的走私乱象等，诸般经济生活细致描摹；客家人占据高处山谷并逐步向平原扩张迁徙，瑶族人赶集带来生茶、家禽和草药，他们盘发蓄须、戴银耳环的服饰特征等，族群动态描述生动，对诸多方言的观察记录，更是难得的史料。

首批考察黎区的外国学者
盛赞黎族人淳朴友善

1882年秋，香便文与另外一位美国人冶基善徒步考察海南，计划从中部穿越全岛。

他们从海口走西线，经琼山、澄迈、临高，在南丰进入黎区。他记述了海口、府城和嘉积等经济重心区的风貌，同时也对西行驿道和沿途社会状况留下珍贵目击，但考察的重点和难点，是在黎区。

他们是首批系统考察海南黎区并留下完整出版记录的外国学者之一，冶基善沿路治病救人，香便文专心考察。他们沿南渡江支流南湾河上溯，穿越向来被称为“干脚生岐”秘境、当时尚属“生黎”的白沙盆地，再跨过分水岭白石岭（海拔933米）坳口，进入今琼中县红毛镇地域的昌化江上中游。虽然受某些汉商蒙蔽未能完成全岛穿越，不过所记述的海南腹地状况，已令世人大为惊讶。

香便文的行走，在冯子材抚黎开道之前，所见是最为经典古老的黎峒，比之半个世纪后德国学者史图博，古远面貌更为完整，当然，路途也更荒僻，危险性更大。

很长时间内，外间对黎区的认识陈陈相因，充斥惊悚不实情节。香便文所见未受外间不良风习沾染的黎族人，非常朴实友善，殷勤待客，礼数周全，极少不良嗜好，亦无狡黠之心。整个旅途，他们与黎族人友善相处，在纪行中香便文毫不吝惜对黎族人的赞美之词，记述文字在欧美刊物发表，引起持续轰动，对西方正确认识海南黎族人起了良好作用。

要了解接近原型的黎族社会风貌，细读《岭南纪行》必不可少。

在海南腹地发现野生茶
一段被忽略的茶史

香便文还是植物学家，他考察采集的大量物种标本中，经植物学家鉴定后，有55种被确认为新种。他还在海南腹地发现野生茶树，意义非凡。

原著对此叙述非常简单：“当地野生的茶树混杂在其他灌木丛中，被灌木白色的花儿覆盖着，但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茶树出现在野生丛林中，足以说明它是本地原生的。当地人将其叶子采摘后晒干，带到集市出售，数量并不多，他们叫它黎茶。”

辛世彪广搜资讯，掂出此事分量。除了随文脚注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争议介绍、考据其发现地“什满汀在现在的白沙黎族自治县境内，这种黎茶可能就是现在所称的白沙绿茶”之外，还把此事提到前言，与当前学界探讨——

“作为植物学家的香便文，应该知道19世纪英国人发起的有关茶树原产地的争论。他通过实地调查，把在海南岛亲眼看到的野生茶树明确认定为本地原生的，这是有意义的……香便文的推理非常合理，他的记录非常珍贵。”

“《海南植物志》第一卷‘山茶科’的‘茶属’记录海南岛有两种野生茶……所引文献来源都是西文，有1844年的，也有1887年的，但都没有1885年汉斯的这篇（为香便文标本作鉴定的英国植物学家），疑为漏收。本地的植物学专家和茶学专家都说不知道汉斯关于海南岛植物的文章，也不知道香便文发现海南野生茶树之事。”

基于辛世彪的译著《岭南纪行》，在海南岛范围内，1882年香便文目击并记录野生原生茶，处于何种先后位次？海南深山原生茶，对“我国是茶的最早发源地”这一结论，学术意义到底有多大？应该还有极大的探索空间。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史籍典录

古代文人也会“剁手”

■ 墨父

“双11”将至。现今生活中，我们常把痴迷于网络购物的人称为“剁手党”。有人便断言这是互联网经济催生的消费现象，古代那些性情高洁的文人墨客，一定不屑于此。不过，翻阅史料，你会惊奇地发现：“剁手”这事儿，古代文人干得一点不比我们少，甚至更为热烈执着，不计得失。

若论文人“剁手党”的TOP1（第一名），“诗仙”兼“酒仙”的李白当仁不让。不过人家不叫“剁手”，而是谓之“散金”。李白好酒，一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写尽酣畅豪情。后世曾流传，说他二十四岁游历四川绵竹时，慕名去喝当地名酒“剑南烧春”，发现身上钱不够，便脱下貂裘质押给店家换酒喝。此事并无唐代原始史料佐证，属民间附会，却可窥见后世对李白豪纵形象的想象。有据可查的是，出蜀之后，他东游扬州，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余万”，尽数用于饮酒交游、接济落魄之士，“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在他自己写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便可佐证。这般慷慨挥洒，近乎一场带着侠义底色的“剁手”，只是散尽资财换来江湖义气之名，后来自己也曾落到“正值倾家无酒钱”的窘迫境地。

白居易的“剁手”虽然爽快，却是为了安顿晚年的栖居心愿，算得上一种刚需。长庆四年（824年），时年五十三岁的白居易，被罢杭州刺史后决定居于洛阳。他相中了履道里的一处宅园，“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这座园子本是柳宗元岳父杨凭旧宅，后转手于田姓人家。园主索价颇高，可白居易一见倾心，决意购入，现钱不足，又以两匹马补足差价，“价不足，因以两马偿之”。这份为心爱居所倾尽财力的心动，与今人遇见心头好物时的纠结，倒有几分相通。

苏轼一生痴迷藏砚、赏砚，曾在诗中自叹“我生无田食破砚”，砚田墨稼，几乎成了他精神世界里的一方良田。传世“雪堂砚”一侧刻款载，元祐六年（1091年）十月，他自金陵道中还蜀途中，遇见“渔者持一砚求售”，“石质温润可爱”，渔者自云“得于海滨”。卖家索价五百缗，苏轼因十分喜爱，没有还价便买下，回家后送给了长子苏迈，“付迈以为书室之助”。古时一缗相当于1000文钱，宋代实际行用“省陌”制度，一缗可实兑770文，五百缗相当于实付38.5万文，这绝对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不过，这番“剁手”，虽带有明显高于市价的“痴迷文玩”色彩，却也藏着深沉的父爱。

在现代女性心目中，最好看的衣服永远是下一件。不过，对大宋才女李清照而言，华服远不及金石书画动人。李清照刚嫁赵明诚时，赵明诚尚为太学生，除了每月的廪食补贴外，别无他入。每逢初一、十五，囊中羞涩的二人便典去衣物，换钱到大相国寺寻访碑刻。崇宁年间（1102年至1106年），有人携南唐徐熙《牡丹图》求售，开价二十万钱。二十万钱在彼时是一笔巨款，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卖家倒也好说话，同意让他们先把画作带回家，再筹措款项。最终，“剁手”不成的小两口，在过了两天两夜的眼瘾后，终究无力筹措资金，只能依依不舍归还画作，“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多年以后，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依旧记下这件憾事。求而不得的遗憾，大概是所有“剁手党”共通的痛。



东坡“雪堂”款端石抄手砚石柱。 杭州市临平博物馆藏

与今日“剁手党”也会买到“A货”一般，明代书画鉴赏家王穉登“剁手”时也栽了个大跟头。明笔记《万历野获编》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娄江曹孝廉家的仆人范某，藏有唐代阎立本《醉道士图》真迹。王穉登得知后登门求购，仗着懂行压价拿下，范某表面答应，暗中却让画家张元举临摹了一本。王穉登看到的是真迹，买回家的却是摹本。因张元举瞎了一只眼，曾被王穉登嘲笑过。为了“报复”，张元举便将事情真相和盘托出，并讥讽王穉登“若双目盲于鉴古，而诮我偏明耶？”意思是，你两只眼睛好好的，看画却跟瞎了一样。这话传开后，“引为笑端”，王穉登更是“遂匿不敢出”。你看，买到假货，不敢维权不说，还要沦为笑柄。这次“剁手”，着实有些冤。

今天的我们清空购物车，追逐折扣，释放一时的喜好；而古代文人“剁手”的背后，却是一段豪情、一桩雅癖和一辈子的惆怅。

人物春秋

清代海口书法名家黄琮润

干济之才 笔墨流芳

■ 刘韬颖

白玉蟾的狂草，张岳崧的行书，潘存的楷书……一代代琼州士子笔墨赓续，临池不辍，在历史文脉长河上留下缕缕墨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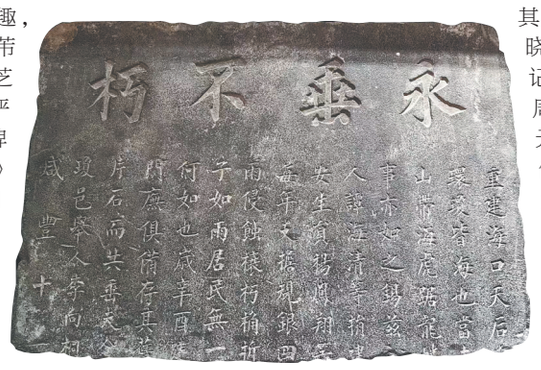
海南省博物馆藏有一轴清代行书立轴，作品节录唐太宗李世民《答玄奘谢御制三藏序敕》，内容源自贞观年间太宗为玄奘译经所作序文、玄奘上表谢恩后朝廷颁下的敕文。笔墨古意渊然，卷末落款是一位今人并不熟悉的海口书法名家——黄琮润。

据民国《琼山县志》记载，黄琮润是海口西门内人，琼州府学附贡生，素有干济之才。其生卒年月，史无明文，据其存世碑刻与相关事迹推断，他大致生活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

黄琮润所处的时代，正是海口由海防所城转向通商港埠的关键时期。咸丰八年（1858年），琼州开埠，港口贸易日盛。黄琮润是那个转折时代的一个缩影：他一面是清王朝的附贡生，厕身功名之列；一面又受港埠商贾、百姓之托，参与主持诸多公共事务。

处理地方公务之余，他雅好书法，以笔书丹，以墨寄情。当时登门求墨宝者络绎不绝，然他并不以此自矜，仍日日临帖习字，到老都不曾懈怠。

黄琮润的书法取法唐代苏灵芝和宋代蔡襄的笔法意趣，草书又兼取米芾的长处。苏灵芝是盛唐时期被严重低估的“写碑高手”，《铁像颂》《梦真容敕》《田仁琬德政碑》等书迹皆以碑刻传世千年。北宋《宣和书谱》称苏灵芝“行书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法，而成就顿放，当与徐浩雁行”，其笔力遒劲端庄，足以与北海太守李邕、平原太守颜真卿相颉颃。



黄琮润书写的《重修海口天后庙记》（残）。 刘韬颖 摄

颇有意思的是，黄琮润的传世墨迹，也大多以碑刻书丹的形式留存于世，现有《钦命雷琼道晓坡周公德政碑记》、《重修海口天后庙记》、水府庙《流芳千古》碑等传世，其中《钦命雷琼道晓坡周公德政碑记》所记的周公为周鸣銮，于道光元年（1821年）出任雷琼兵备道。黄琮润以一介士绅，受托为碑文书丹，其乡望之重，笔墨之隽，由此可见一斑。

今存于海口骑楼老街天后庙的《重修海口天后庙记》，碑文也是黄琮润以颜体书写，通篇一气呵成，字形端稳舒展，行笔从容沉稳，气韵温润儒雅。

咸丰年间，翰林院编修沈史云，为躲避战乱渡海来琼，寄居海口。他乐于奖掖后进，往来交游者皆是一时名士，终日研讨艺文，切磋诗文。黄琮润和当时的另一位书法家杨腾章常与之往来，一同品评碑刻，考究古物，彼此意气相投，交谊甚笃。

杨腾章，琼州府城西厢朱橘里人、庠生。据民国《琼山县志》记载，其书法刚劲秀雅，既取法米芾，又兼融赵孟頫的笔意。他与黄琮润一并，俱以书法闻名乡里。

一位京城来的翰林和两位琼州书法家，相遇在海口所城，以碑为媒，互为知音，堪称海南金石史上的一段风雅佳话。

除了书法，黄琮润还热心桑梓，躬身公益。道光年间，他携手一众士绅，筹集资金，召集工匠，对烈楼都（今海口市西秀镇一带）琼华桥进行加固扩建，便利乡民通行。

文史荟